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三

子路第十三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善人君子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國脩身之要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

也升堂故以為次也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

忘其勞

請益曰無倦

孔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

疏

子路

問政至無倦。正義曰此章言政先德澤也子曰先之勞之者言為德政者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可以政役之事勞之則民從其令也請益者子路嫌其少故更請益之曰無倦者夫子言行此上事無倦怠則可也。注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正義曰此周易兌卦象辭文也言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勞苦也引之以證先之勞之義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王曰言為政當

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

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

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孔曰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其所知

則賢才

〔疏〕

仲弓至舍諸。正義曰此章言政在舉賢也仲弓為季氏宰問政者冉雍為季氏家宰而問政

於夫子也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者有司屬吏也言為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所司而後責其成事赦放小過寬則得眾也舉用賢才使官得其人野無遺逸是政之善也曰焉知賢才而舉之者仲弓聞使舉賢意言賢才難可偏知故復問曰安知賢才而得舉用之也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者舍置也諸之也夫子教之曰但舉女之所知女所不知人將自舉之其肯置之而不舉乎既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

為政子將奚先

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

子曰必也正名乎

馬曰

正百事之名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包曰迂猶遠也言孔

子之言遠於事

子曰野哉由也

孔曰野猶不達

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闕如也

包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

名不正

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

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孔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

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王曰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

君

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疏

子路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論政在正名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正子將奚先者奚何也案世家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故子路問之曰往將何以先行子曰必也正名乎者言將先正百事之名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者迂猶遠也子路言豈有若是哉夫子之言遠於土也何其正名乎子曰野哉由也者野猶不達也夫子見子路言迂故曰不達理哉此仲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者此責子路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言

迂遠也言君子於其所不知蓋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便謂之迂遠不亦野哉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者此孔子更陳正名之理也夫事以順成名由言舉名若不正則言不順序言不順序則政事不成政事不成則君不安於上風不移於下是禮樂不興行也禮樂不行則有淫刑濫罰故不中也刑罰枉濫民則踣地局天動罹刑網故無所錯其手足也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者此又言正名之事非爲苟且也君子名此事必使可明言言此事必可遵行君子於其所言無苟且若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是苟且而言也○注孔曰至濫罰○正義曰云禮以安上樂以移風者孝經廣要道章文言禮所以正君臣父子之別明男女長幼之序故可以安上化下風移俗易先入樂聲變隨人心正由君德正之與變因樂而彰故可以移風易俗也云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者禮運云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又樂記曰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故禮樂二者不行則刑罰淫濫而不中也○注王曰至遵行○正義曰云所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者若禮人名不以國以國

則廢名是不可明言也云所言之士必可得而遵行者緇衣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熊氏云君子賢人可行不可言作凡人法若曾子有母之喪水漿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為法是不可遵行也是以可明言可遵行而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

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

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樊遲出子曰

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

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孔曰情情實也言民化於上各

以實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

疏

樊遲至用稼○正義曰此章言禮義忠信為治

民之要樊遲請學稼者樹五穀曰稼弟子樊須謂於夫子學播種之法欲以教民也子曰吾不如老農者孔子怒其不學禮義而學稼種故拒之曰稼種之事吾不如久老之農夫也請學為圃者樹菜蔬曰圃樊遲又請於夫子學樹藝菜蔬之

法曰吾不如老圃者亦拒其請也言樹藝菜蔬之法吾不如  
久老爲圃者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者樊遲既請而出  
夫子與諸弟子言曰小人哉此樊須也謂其不學禮義而學  
農圃故曰小人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  
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孔子遂言禮義與信可以  
教民也禮毋不敬故上好行禮則民化之莫敢不敬也人聞  
義則服故上好行義則民莫敢不服也以信待物物亦以實  
應之故上若好信則民莫不用其情情猶情實也言民於上  
各以實應也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者此又言夫禮義與信足以成德化民如是則四方之民感  
化自來皆以襁器背負其子而至矣何用學稼以教民乎○  
注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正義曰樹者種殖之名五穀  
者黍稷麻麥豆也周禮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  
周禮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注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然  
則園者外畔藩籬之名其內之地種樹菜果則謂之圃蔬則  
菜也鄭云周禮注云百草根實可食者釋文云蔬不熟爲饅  
郭璞曰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注負者以器曰襁○正子  
義曰博物志云織縷之廣八尺長丈二以約小兒於背

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

對雖多亦奚以爲

專猶獨也

**疏**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

雖多亦奚以爲。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才學貴於適用若多學而不能利用則如不學也誦謂諷誦周禮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詩有國風雅頌凡三百五篇皆言天子諸侯之政也古者使適四方有會同之事皆賦詩以見意今有人能諷誦詩文三百篇之多若授之以政使居位治民而不能通達使於四方不能獨對諷誦雖多亦何以爲言無所益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令教

**疏**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正義曰此章言爲政者當以身先也言上之人其身若正

不在教令民自觀化而行之其身若不正雖教令滋章民亦不從也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

也

包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疏**

子曰魯

兄弟也。正義曰此章孔子評論魯衛二國之政相似如周公康叔之爲兄弟也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

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也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

王曰荆與蘧瑗

史鯀並為君子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

美矣疏子謂至美矣。正義曰此章孔子稱謂衛公子荆

合矣者家始富有不宣已才能所致但曰苟且聚合也少有

曰苟完矣者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曰苟美矣

者富有大備但曰苟且有此富美耳終無泰侈之心也。注

王曰荆與蘧瑗史鯀並為君子。正義曰案左傳襄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遂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鯀公子荆公叔發公

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是與蘧瑗史鯀並為君子也

子適衛冉有僕孔曰孔子之

子曰庶矣哉孔曰庶眾也言衛人

多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疏民之法也子適衛冉有僕者適之

也孔子之衛冉有為僕以御車也子曰庶矣哉者庶眾也至

衛境見衛人眾多故孔子歎美之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

者言民既眾多復何加益也曰富之者孔子言當施舍薄斂

使之衣食足也曰既富矣又何加焉者冉有言民既饒足復

何加益之曰教之者孔子言  
當教以義方使知禮節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

功疏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正義曰此章孔子自言為政之道也苟誠也期月周月也

謂周一年之十二月也孔子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期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滿三年乃有成功也

子曰善

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為惡也去

殺不用刑殺也誠哉是言也

孔曰古有此言孔子信之

疏

子曰善人為邦百

年以來亦可以勝殘暴之人使不為惡去刑殺而不用矣誠哉是言者蓋有此言孔子

信之故曰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王者必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

疏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正義曰三十年

曰世此章言如有受天命而王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

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疏**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

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正義曰此章言政者正也欲正他人在先正其身也苟誠也誠能自正其身則於從政乎何有言不難也若自不能正其身則

雖令不從如正人何言必不能正人也

**冉子退朝**周曰謂罷朝於

魯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馬曰政者有

馬曰事者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馬曰如有政非常之

凡行常事

事我為大夫雖不見

**疏**冉子至聞之○正義曰此章明政任用必當與聞之

於季氏朝廷曰退謂罷朝於魯君也子曰何晏也者晏晚也孔子訝其退朝晚故問之對曰有政者冉子言有所改更匡正之政故退晚也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者孔子言女之所謂政者但凡行常事耳設如有大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也○注周曰謂罷朝於魯君○正義曰周氏以為夫子云雖不吾以吾其與聞皆論若朝之事故云罷朝於魯君鄭玄以冉有臣於季氏故以朝為季氏之朝少儀云朝廷曰退謂於朝廷之中若欲

散還則稱曰退以近君為進還私遠君為退朝此退朝謂罷朝也○注馬曰事者凡行常事○正義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曰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杜預曰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杜意據此文時冉子仕於季氏稱季氏有政孔子謂之為事是在君為政在臣為事也何晏曰為仲尼稱孝友是亦為政明其政事通言但隨事大小異其名耳故不同鄭杜之說而取周馬之言以朝為魯君之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朝以事為君之凡行常事也

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王曰以其大要

一言不能正興國幾近也有近一言可以興國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孔曰事不可以

一言而成如知此則可近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

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

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孔曰言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而不見違

如其

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

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孔曰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

之者則近一言而喪國**疏**也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者魯君

定公問於孔子為君之道有一言善而可以興其國有之乎

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幾近也孔子以其大要

一言不能正興國故云言不可以若是有近一言可以興國

者故云其幾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如知為君之難

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者此孔子稱其近興國之一言也

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人君知此為君難此則可近也曰一

言而喪邦有諸者定公又問曰人君一言不善而致亡國有

之乎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者亦言有近一言可

以亡國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者

此舉近亡國之一言也言我無樂於為君所樂者唯樂其言

而不見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

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者此孔子又評其理言人君所

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

無敢違之者則近一言而亡國也

**葉公問政子曰近**

者說遠者來疏

葉公至者來。正義曰此章楚葉縣公問為政之法於孔子也。子曰當施惠於

近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鄭曰舊說云莒父魯

下邑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

大事不成

孔曰事不可以速成而欲其速則不達矣。小利妨大則大事不成。

疏

子夏至

正義曰此章弟子子夏為魯下邑莒父之宰問為政之法於夫子也。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者言事有程期無欲速成當存大體無見小利也。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者此又言其欲速見小利害政之意。若事不可以速成者而欲其速則其事不達矣。務見小利而行之則妨大政故大事不成也。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

有直躬者

孔曰直躬直身而行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周曰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

隱直在其中矣疏

葉公至中矣。正義曰此章明為直之禮也。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

者躬身也言吾鄉黨中有直身而行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者此所直行之事也有因而盜曰攘言因羊來入已家父即取之而子言於失羊之主證父之盜葉公以此子為直行而誇於孔子也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者孔子言此以拒葉公也言吾黨之直者異於此證父之直也子苟有過父為隱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為隱之則孝也孝慈則忠忠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為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訾儒教抗衡中國夫子荅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喪其誇矣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包曰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處猶不可棄去而不行

疏樊遲

至棄也○正義曰此章明仁者之行也弟子樊遲問仁於孔子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凡人居處多放恣執事則懈惰與人交則不盡忠唯仁者居處恭謹執事敬慎忠以與人也此恭敬及忠雖之適夷狄無禮義之處亦不可棄而不行也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

曰行已有恥

孔曰有恥者有所不為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

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

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果敢為之硜硜者小人之兒也抑亦其次言

可以為次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

足算也

鄭曰噫心不平之聲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疏

子貢至算也○正義曰此章明士行也子

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者士有德之稱故子貢問於孔子曰其行如何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者此答士之高行也言行已之道若有不善恥而不為為臣奉命出使能遭時制宜不辱君命有此二行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復問士之為行次此於二者云何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孔子復為言其士行之次也宗族同宗族屬也善事父母為孝宗族內親見其孝而稱之善事長上為弟鄉黨差遠見其弟而稱之也曰敢問

其次者子貢又問更有何行可次於此也曰言必信行必果  
經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者孔子又為言其次也若  
人不能信以行義而言必執信行不能相時度宜所欲行者  
必果敢為之經然者小人之兒也言此二行雖非君子所  
為乃經然小人耳抑辭也抑亦其次言可以為次也曰今  
之從政者何如者子貢復問今之從政之士其行何如也子  
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者噫心不平之聲斗量名容十升  
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孔子見時從政者皆無士行唯小  
器耳故心不平之而曰噫今斗筭小器  
之人何足數也言不足數故不述其行

子曰不得中行

而與之必也狂狷乎

包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

狂

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包曰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為欲得此二人

者以時多進

疏

子曰至為也○正義曰此章孔子疾時人

退取其恆一

不純一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

狷乎者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既不得中行之人而與之

同處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者此

說狂狷之行也狂者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

無為應進而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恆一欲得此二人者